

中國邊境史料通編

(秦—清)



中國邊境史料通編

(秦—清)

八

列傳卷第二百四十七

宋史四百八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事省前書省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統義院等奉
敕修

外國四

交趾 大理

交趾本漢初南越之地漢武平南越分其地爲儋耳
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凡九郡置
交趾刺史以領之後漢置交州晉宋齊梁陳因之又
爲交趾郡隋平陳廢郡置州煬帝初廢州置郡唐武
德中改交州總管府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貞明

宋史四百八十八

宋史列傳卷第二百四十七

一

黃安寓

三百八十个

身史名存卷三十四

一

王祖刊

中土豪曲承美專有其地送款於末帝因授承美節
鉞時劉隱擅命嶺表遣將李知順伐承美執之乃并
有其地後有楊廷藝紹洪皆受廣南署繼為交趾節
度使紹洪卒州將吳昌岌遂居其位昌岌死其弟昌
文襲乾德初昌文死其參謀吳虔珣峯州刺史矯知
護武寧州刺史楊暉牙將杜景碩等爭立管内一十
二州大亂部民嘯聚起為寇盜攻交州先是楊廷藝
以牙將丁公著攝驩州刺史兼禦蕃都督部領即其
子也公著死部領繼之至是部領與其子璉率兵擊
敗虔珣等賊黨潰散境內安堵交民德之乃推部領

爲交州帥號曰大勝王署其子璉爲節度使凡三年
遜璉位璉立七年間嶺表平遂遣使貢方物上表內
附制以權交州節度使丁璉以檢校太師充靜海軍
節度使安南都護又詔以進奉使鄭琇王紹祚並爲
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八年遣使貢犀象香
藥朝廷議崇寵部領降制曰率土來王方推以恩信
舉宗奉國宜洽於封崇眷拱極之外臣舉顯親之茂
典爾部領世爲右族克保遐方風慕華風不忘內附
屬九州混一五嶺廓清靡限滇濤樂輸琛賫嘉乃令
子稱吾列藩特被鴻私以旌義訓介爾眉壽服茲寵

四百二十个

呈祖刊

章可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封交趾郡王太宗
即位璉又遣使以方物來賀部領及璉既死璉弟璿
尚幼嗣立稱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大將黎桓
擅權樹黨漸不可制却遷璿於別第舉族禁錮之代
總其衆太宗聞之怒乃議舉兵太平興國五年秋詔
以蘭州團練使孫全興八作使張璿左監門衛將軍
崔亮爲陸路兵馬部署自邕州路入寧州刺史劉澄
軍器庫副使賈湜供奉官閤門祇候王僕爲水路兵
馬部署自廣州路入是冬黎桓遣牙校江巨湟齎方
物來貢仍爲丁璿上表曰臣族本蠻酋辟處海裔修

職貢於宰旅假節制於方隅臣之父兄代承閭寄謹
保封略罔敢怠遑爰暨淪亡將墜堂構將吏耄耄乃
屬於臣俾摧軍旅之事用安夷落之衆土俗獷悍懇
請愈堅拒而弗從慮其生變臣已攝節度行軍司馬
權領軍府事願賜真秩令備列藩干冒宸宸伏增震
越上察其欲緩王師寢而不報王師進討破賊萬餘
衆斬首二千餘級六年春又破賊于白藤江口斬首
千餘級獲戰艦二百艘甲冑萬計轉運使侯仁寶率
前軍先進全興等頓兵花步七十日以候澄仁寶累
促之不進及澄至并軍由水路至多羅村不遇賊復

字四百下个

只少多作老三三三

三

呈祖刑

擅迴花步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爲所害轉運使許仲
宣馳奏其事遂班師上遣使就効澄湜僕澄尋病死
戮湜等邕州市全興至闕亦下吏誅餘抵罪有差仁
寶贈工部侍郎七年春桓懼朝廷終行討滅復以丁
璿爲名遣使貢方物上表謝罪八年桓自稱權交州
三使留後遣使貢方物并以璿表來上帝賜桓詔曰
丁氏傳襲三世保據一方卿既受其倚毗爲之心膂
克徇邦人之請無負丁氏之心朕且欲令璿爲統帥
之名卿居副貳之任剴裁制置悉繫於卿俟丁璿既
冠有所成立卿之輔翼令德彌光崇獎忠勲朕亦何

查若丁璿將材無取童心如故然其奕世紹襲載綿
星紀一旦捨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既非便居亦靡安
詔到卿宜遣丁璿母子及其親屬盡室來歸俟其入
朝便當揆日降制授卿節旌凡茲兩途卿宜審處其
一丁璿到京必加優禮今遣供奉官張宗樞齎詔諭
旨當悉朕懷亦賜璿詔書如旨時黎桓已專據其土
不聽命是歲五月上言占城國水陸象馬數萬來寇
率所部兵擊走之俘斬千計雍熙二年遣牙校張紹
馮阮伯替等貢方物繼上表求正領節鎮三年秋又
遣使貢方物僭州言占城國人蒲羅遏率其族百餘

四百一十

宋史列傳卷三百四十七

四

對越

衆內附言爲交州所逼故也是歲十月制曰王者懋建皇極寵綏列藩設邸京師所以盛會同之禮昨土方面所以表節制之雄矧茲跼焉之隅克修設羽之貢式當易帥爰利建侯不忘請命之恭用舉醕勞之典權知交州三使留後黎桓兼資義勇特稟忠純能得邦人之心彌謹藩臣之禮往者丁璿方在童幼昧於撫綏桓乃肺腑之親專掌軍旅之事號令自出威愛並行璿盡解三使之權以徇衆人之欲遠輸誠款求領節旄士燮彊明化越俗而咸乂尉佗恭順稟漢詔以無違宜正元戎之稱以列通侯之貴控撫夷落

對揚天休可檢校太保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安
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交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封
京兆郡侯食邑三千戶仍賜號推誠順化功臣遣左
補闕李若拙國子博士李覺爲使以賜之端拱元年
加桓檢校太尉進邑千戶實封五百戶遣戶部郎中
魏庠虞部員外郎直史館李度往使焉淳化元年夏
加桓特進邑千戶實封四百戶遣左正言直史館宋
鎬右正言直史館王世則又使焉明年六月歸闕上
令條列山川形勢及黎桓事迹以聞鎬等具奏曰去
歲秋末抵交州境桓遣牙內都指揮使丁承正等以

第四百一十

卷一百一十七

五

一

五

船九艘卒三百人至太平軍來迎由海口入大海冒涉風濤頗歷危險經半月至白藤徑入海汊乘潮而行凡宿泊之所皆有茅舍三間營葺尚新目爲館驛至長州漸近本國桓張皇虛誕務爲誇詫盡出舟師戰擢謂之軍自是宵征抵海岸至交州僅十五里有茅亭五間題曰茅徑驛至城一百里驅部民畜產妄稱官牛數不滿千揚言十萬又廣率其民混於軍旅以雜色之衣乘船鼓譟近城之山虛張白旗以爲陳兵之象俄而擁從桓至展郊迎之禮桓歛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按轡偕行時以檳榔相遺馬上食之此

風俗待賓之厚意也城中無居民止有茅竹屋數十
百區以爲軍營而府署湫隘題其門曰明德門桓質
陋而目眇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墜馬傷足受詔不
拜信宿之後乃張筵飲宴又出臨海以爲娛賓之
遊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叫譟歡
躍凡有宴會預坐之人悉令解帶冠以帽子桓多衣
花纈及紅色之衣帽以真珠爲飾或自歌勸酒莫能
曉其詞嘗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於使館且曰
若能食此當治之爲饌以獻焉又羈送二虎以備縱
觀皆却之不受士卒殆三千人悉黥其額曰天子軍

字四百一十八

卷之二十一

二

呈報刊

糧以禾穗日給令自春爲食兵器止有弓弩木牌梭槍竹槍弱不可用桓輕佻殘忍昵比小人腹心闇豎五七輩錯立其側好狎飲以手令爲樂凡官屬善其事者擢居親近左右有小過亦殺之或鞭其背一百至二百賓佐小不如意亦捶之三十至五十黜爲閹吏怒息乃召復其位有木塔其制撲陋桓一日請同登遊覽地無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云四年進封桓交趾郡王五年遣牙校費崇德等來修職貢然桓性本兇狠負阻山海屢爲寇害漸失藩臣禮至道元年春廣南西路轉運使張觀欽州如洪鎮兵馬監

押衛昭美皆上言有交州戰船百餘艘寇如洪鎮略
居民劫廩實而去其夏桓所管蘇茂州又以鄉兵五
千寇邕州所管緣山都巡檢楊文傑擊走之太宗志
在撫寧荒服不欲問罪觀又言風聞黎桓爲丁氏斥
逐擁餘衆山海間失其所據故以寇鈔自給今則桓
已死觀仍上表稱賀詔太常丞陳士隆高品武元吉
奉使嶺南因偵其事士隆等復命所言與觀同其實
桓尚存而傳聞者之誤觀等不能審覈未幾有大賈
自交趾回具言桓爲帥如故詔劾觀等會觀病卒昭
美士隆元吉抵罪先是欽州如洪咄步如昔等三鎮

四百

一十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皆瀕海交州潮陽民卜文勇等殺人并家七命至如
昔鎮鎮將黃令德等匿之桓令潮陽鎮將黃成雅移
牒來捕令德固不遣因茲海賊連年剽掠二年以工
部員外郎直史館陳堯叟爲轉運使因賜桓詔書堯
叟始至遣攝雷州海康縣尉李建中賫詔勞問桓堯
叟又至如昔詰得匿文勇之由盡擒其男女老少一
百三十口召潮陽鎮吏付之且戒勿加酷法成雅得
其人以狀謝堯叟桓遂上章感恩并捕海賊二十五
人送于堯叟且言已約勒谿洞首領不得騷動七月
太宗遣主客郎中直昭文館李若拙賫詔書充國信

使以美玉帶往賜桓若拙既至桓出郊迎然其詞氣尚悖慢謂若拙曰向者劫如洪鎮乃外境蠻賊也皇帝知此非交州兵否若使交州果叛命則當首攻番禺次擊閩越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從容謂桓曰上初聞寇如洪鎮雖未知其所自然以足下拔自交州牙校授之節制固當盡忠以報豈有他慮及見執送海賊事果明白然而大臣僉議以爲朝廷比建節帥以寧海表今既蠻賊爲寇害乃是交州力不能獨制矣請發勁卒數萬會交兵以剪滅之使交廣無後患上曰未可輕舉慮交州不測朝旨或致驚駭不若且